

攀枝花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资助研究项目

ZHONGGUO YIJIA DIYICUN

王文君 著

攀枝花迪沙拉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中国彝家 第一村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攀枝花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资助研究项目

中国彝家第一村

攀枝花迤沙拉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王文君 著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彝家第一村·攀枝花迤沙拉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王文君著.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11
ISBN 7-5364-5858-4

I. 中... II. 王... III. 彝族-民族历史-研究-
攀枝花市 IV. 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5224 号

中国彝家第一村
攀枝花迤沙拉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著 者 王文君
责任编辑 秦伏男 刘涌泉
封面设计 李 庆
版面设计 康永光
责任校对 曾庆秋 王 艳 黄 刚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成品尺寸 210mm × 146mm
印张 9 字数 180 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1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ISBN 7-5364-5858-4/C·56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市盐道街3号 电话:86665594
邮政编码/610012

目 录

前言	1
迤沙拉——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文化瑰宝	11
里颇——彝人大家族中的优秀儿女	27
迤沙拉——金沙江畔的秦淮人家	46
民居与服饰:令人吃惊的苏皖遗风	62
里颇古乐:打上彝人印记的江南丝竹	85
迤沙拉——西南夷道上的重要驿站	102
拉鲊——万里长江第一渡	
——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到底发生在哪里 ...	129
攀枝花的远客:马可·波罗与史迪威	163
苴却毛氏与韶山毛氏之宗族关系考	182
关于夷汉互化、秦淮文化及其他	
——答谢余德星先生 213	
茶马古歌:迤沙拉驿道历史的艺术见证	226
附:迤沙拉民间说唱歌谣选编	249

前言

我在关于迤沙拉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文化攀枝花”的理念,是想向世人表示,新中国最年轻的移民城市攀枝花,不但拥有富甲天下的钢铁钒钛,名冠巴蜀的温暖阳光,而且拥有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我们不但可以向世界展示钢铁攀枝花、钒钛攀枝花和能源攀枝花的巨大财富,而且还可以展示阳光攀枝花和文化攀枝花的迷人魅力。

我的这几句充满自信的语言,如果是放在前几年,或许连我自己都会觉得有点虚张声势。可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自信,因为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攀枝花的土地上,发现了足以自傲的民族历史文化宝藏。依靠这些珍稀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建设一个与钢铁攀枝花相媲美的文化攀枝花。

长期以来,在世人的印象中,攀枝花是个缺乏文化积淀和氛围的城市。这个印象的形成,有世人对攀枝花的误解,也有攀枝花自身的宣传不力。当然也有客观的因素,短短 40 年的时间,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设这么大一座钢铁基地,要做的事情太多,总得有个轻重缓急,精神领域的事情靠后一点,也是可以理





解的。而现在,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攀枝花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攀枝花喜庆建市 40 周年的时候,我们给她戴上钢铁攀枝花、钒钛攀枝花、能源攀枝花、阳光攀枝花和文化攀枝花五顶大花帽,既可以美化攀枝花的城市形象,又可以提升全市人民的自豪感。一个在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一个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一定知名度的城市,一个四季花开不败的城市,难道还不应该给她戴上这么灿烂的花冠吗?

从地质学的角度看,亚洲板块的挤压和碰撞生成了攀西大裂谷,造就了举世闻名的工业天府。邓小平同志说的“这里得天独厚”,指的就是这一地质奇观。世人对于攀枝花的赞叹,大抵都集中在这一点上;攀枝花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也大致局限在这一点上。若要说到文化,长期以来,就连我们自己都点不清家底,外地人就更难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了。



我的这本书,要给大家揭示攀枝花的另一面,即不为世人所知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神秘面纱。与地质学的板块碰撞类似,攀枝花在历史上还发生过几次大的文化碰撞,从而生成了得天独厚的移民文化。攀枝花之所以被称为移民城,就是因为这里有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从文化的视角认识攀枝花,这应该成为攀枝花独具魅力的视点。

作为移民城市,攀枝花历史上有两次大的移民。一次是 20 世纪 60 年代,毛主席、党中央下令建设攀

枝花,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大批建设者。40年来,攀枝花由所谓“弄弄坪”(彝族语音“糯弄坪”)七户人家的“不毛之地”,发展到今天的100余万人,这个速度,在祖国西南地区的移民史上是空前的,也有可能是绝后的。但从攀枝花地区的移民历史长编来考察,我们还只能算是攀枝花的新移民,再往上推600年,即朱明王朝的初年,攀枝花境内还有一次大的移民。朱元璋为了征服和统治云南,从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和福建等地先后两次共征调了约60万军队,攻打和充实云贵,仅攀西地区,就有移民十余万。这一批600年前从江南一带移来的人,当然就是攀枝花的老移民了。攀枝花历史上的这一次大移民,撇开政治和军事的意义不谈,单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审视,它实际上也是一次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强烈碰撞。军事上明朝统治者可以征服本土民族,但在文化上,强势民族却无论如何也征服不了弱势民族。它们只能在长期共存中相互交汇和融合,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化物种。于是,在金沙江畔,一种既有彝族文化内涵,又有汉族文化底蕴的移民文化就产生了。我的这本书,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些老移民们在金沙江畔创造的令人惊叹的民族历史文化。

人们也许会问:攀枝花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批老移民吗?他们现在住在哪里?他们这600年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如何跟当地的土著民族相处的?他们是汉人还是彝人?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他们的踪迹?



跟大家一样,带着这样的疑问,三年前,我开始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老移民遍布攀枝花农村各地,但最集中、最典型的移民点,却只有平地(注:攀枝花地名)的迤沙拉。因此,我将调查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迤沙拉,并于2003年底完成了调查报告的初稿,2004年5月拿出了二稿。2005年1月,我到迤沙拉召开里颇同胞座谈会,征求老移民们对本书的意见。参加座谈会的人中,姓毛的人很多,再一细问,迤沙拉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姓毛!此前我只知道“起”姓在迤沙拉是个大姓,没想到“毛”姓比它大得多。这么多毛姓人集中在迤沙拉而又不叫毛家村(这是滇西北地区的一个特点,但凡毛姓人聚居的村庄,总是取名为毛家湾、毛家村之类,以显示聚族而居,不忘宗祖的家族文化习俗),这是为什么?它的背后会不会掩藏着令人不可思议的历史秘密?这一批自称从江西来的毛姓人跟湖南韶山毛氏有没有宗族关系?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开始了初步的探索。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迤沙拉的毛姓人对自己的宗族历史一无所知。他们除了知道自己的祖先是600年前从江西来,300年前从大姚来这两点外,对其他历史背景问题,再也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来。但是,我的工作也激起了迤沙拉毛姓人对自己历史的探求欲望,他们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把家族历史弄清楚。

也许是出于好奇(说好听点是出于责任),我答应了毛姓人的要求。一个多月来,我集中全部的时间和

精力,多次深入到迤沙拉召开座谈会,搜集有关毛氏族史的资料,研究有关西河毛氏的族源、韶山毛氏的迁徙史、云南毛氏后人的分布、洪武开滇和洪武调卫的背景、永胜毛氏的最新研究成果等等。在基本掌握了江西吉安——云南永胜——湖南韶山这一毛氏迁徙历史的主干线后,我将迤沙拉毛氏提供的“大姚毛家湾”、“康熙十二年”和“始祖毛射也”三个关键因素,摆进大姚毛家湾和永胜毛家湾的毛氏族史中,排查他们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点。因为永胜毛氏已经得到韶山毛氏的承认,而大姚毛氏也已经与永胜毛氏实现了历史性的对接,我的任务就是要将迤沙拉毛氏的族谱拿来与大姚毛氏的族谱进行对接。如果对接成功,那么迤沙拉毛氏不仅与韶山毛氏同宗共祖,更为现实的是其失落了300年的族史终于被找了回来,从而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族谱从今天一直上推到他们毛氏的始祖毛太华。这对迤沙拉的毛姓人来说,无疑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为此,我去了永仁、大姚和永胜,深入到毛氏历史涉及到的几个村庄,走访当地的政协和有关人士,向当地的毛姓人请教。2005年4月,我带着搜集到的迤沙拉毛氏族谱,携迤沙拉毛氏第十一代传人毛志品,专程前往大姚县,与大姚毛氏第二十代传人毛荣诗同志见面。经过两地毛氏族谱的核对,更经过毛荣诗同志的查证分析,证实迤沙拉的毛氏确实是大姚毛氏第五代,即毛万池的三个儿子的后代,他们曾为了躲避



匪患,于康熙年间迁往左却。他们只知道有一部分先人去了一个叫“左却”的地方,而不知道“左却”在何地,也不知道日后 300 年来他们的情况。

毛荣诗同志是研究大姚毛氏族史的权威人士,他拿出自己撰写的《大姚毛氏家族史》,以有力的证据指出,攀枝花的这支毛氏,就是大姚毛氏于大清康熙年间失落的一支。迤沙拉毛氏的始祖“毛射子”,应该就是大姚毛氏第四代毛万池的长子毛尚锦。由于彝汉语音的差异,“尚锦”变成了“射子”(后又误为“射乜”)。从大姚迁至左却的原因,是为了躲避匪患。

至此,迤沙拉毛氏与大姚毛氏的族谱对接成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它向世人宣布,在我们攀枝花的迤沙拉村,有 145 户,830 名毛姓人,他们与韶山毛氏同宗共祖。

这一发现,不仅揭开了迤沙拉毛氏尘封了 600 年的离奇历史,也为迤沙拉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增添了极具轰动效应的吸引力,为有关方面开发迤沙拉的民族历史文化产业提供了最有市场宣传价值的题材。

这一个月考察论证,的确非常辛苦,但收获却是巨大的。作为文化人,一个论题的破解成功,比任何丰厚的物质回报都令人感到满足。我的这本书,之所以迟迟不出,就是因为这一课题太具有诱惑力,使我不能不为它而付出耐心。

我还接受了攀枝花市文史专家余德星先生的意见,对部分内容做了修改。为了表示对余先生的感谢,

我专门写了一段《夷汉互化、秦淮文化及其他》，就有关问题再次谈了我的看法。迤沙拉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但对它的民族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时候，涉及到的理论和知识问题却是多方面的。本人才疏学浅，常常陷人力不从心的窘境，只好一边研究，一边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功底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以资急用。所幸有余先生这样的先学指点，我才有可能少出一些谬误。即便如此，我也不敢保证本书中就再也没有常识性的错误。所以，我要虚心地向看到这本书的各位同志表示，希望大家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意见。

《攀枝花迤沙拉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编写修改工作，前后已迁延三年，应该暂时告一段落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恐怕要留待日后。正式出版的时候，书名前加了一个大名词“中国彝家第一村”，这是听从一些同志的意见后决定的。

正当我的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2005年5月20日，攀枝花市迤沙拉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这个中心的成立，标志着迤沙拉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有组织、上规模的新时期。作为迤沙拉文化研究的先行者，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研究迤沙拉文化，首要的任务是对迤沙拉文化做一个明确的定性和定位。这一点，大家可以共同探讨，尽快达成共识，以便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不揣冒昧，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首先，迤沙拉文化是民族文化。迤沙拉现在有540户2138人(2003年统计数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彝家第一村。那里96%是里颇彝族(“里颇”攀枝花市对外宣传时用作“俚濮”，我个人认为用“里颇”较好，详见本书有关论述)，因此，他们的文化当然是彝族文化。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纳入彝族文化的大系统中，才能正确把握它的民族性。

其次，迤沙拉文化是历史文化。攀西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是古越嵩郡的治地，汉以来就有准确的历史记载。《史记》《汉书》《华阳国志》都记载有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由于迤沙拉处在西南夷道的特殊位置上，这些事件和人物大都与迤沙拉有一定关系，使迤沙拉这片偏僻的土地，形成了厚重的文化堆积。当然，这个堆积层不是显现的，而是隐形的，需要我们去发现、发掘。



第三，迤沙拉文化是驿道文化。迤沙拉之所以生成并能长期兴旺发达，完全得益于驿道的繁荣。从村镇与道路的关系来考察，迤沙拉是驿道的副产物。特别是明朝洪武以来，大批自称从南京来的江南移民的充实，彻底改变了迤沙拉的人口和社会结构，以移民文化为主要特色的驿道文化就产生了。

第四，迤沙拉文化是彝汉混血文化。在600年的彝汉交融中，南京来的移民们在明朝政府积极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基本上“改汉归夷”，成为里颇彝人。他们接受了彝族文化的影响，吸收了彝族文化的养分，

但同时又坚定地固守着江南汉民族文化的灵魂。他们的文化,是打上彝人印记的混血文化。这种奇异的文化互化现象,为我们研究彝汉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标本。

第五,迤沙拉文化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提高一点说,它是人类民族文化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瑰宝。

迤沙拉的地理位置很独特。它坐落在自北而南的西南大驿道与自西而东的金沙江的交叉点上,使它成为时间与空间、历史与自然两个坐标的连接点。研究迤沙拉,这个坐标系统是最好的切入点。以此为路径,我们就能比较便捷地抓住问题的症结,解答许多难解的疑惑。

仅就彝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来看,迤沙拉北有西昌彝族文化群落,南有楚雄彝族文化群落,它处在中国两个最大的彝族文化群落的中间,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是一目了然的。加之两个彝族文化群落的差异性很大,迤沙拉坐南望北,成为最理想的彝族文化研究的中间地带。凭借攀枝花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让迤沙拉承担中国彝族文化研究的重任,并以此为契机,将迤沙拉推向世界,绝不是痴人说梦。我们应该借助攀枝花迤沙拉文化研究中心这个平台,组织国际性的彝族文化论坛,将国内外的彝族文化学者吸引到攀枝花,使迤沙拉在新世纪担当起彝学文化驿站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迤沙拉是彝学研究的文化大使,



是攀枝花走向世界的文化桥梁。只要有这个愿望和决心,迤沙拉这块文化品牌,是一定能够为攀枝花的社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王文君

2005年5月于攀枝花

迤沙拉——藏在深山 人未识的文化瑰宝

迤沙拉是一个坐落在金沙江畔的彝族村寨，距平地8公里，108国道从村口纵贯北上，直达金沙江边的重要渡口拉鲊。

这是一个古老的彝族村寨，它确切的历史年代已无从考订，但从它在中国西南交通要道上的历史地位来思考，从西南古驿道的历史来推测，迤沙拉历史的上限，可以推到秦汉时期，距今约有2000多年了。而如果从村镇的形成和具有一定的规模来考量，则迤沙拉在明朝初年即已达到相当的规模，至少600年的历史是确定无疑的。

我做这个估计的根据，是《史记》和《华阳国志》中关于秦汉两代平定西蜀南中的若干史料记载。

秦昭襄王派兵取邛笮及江南地，占领了现在的金沙江两岸的广大地区，并按秦制设置了郡县。汉初，司马相如用招抚之策安定邛笮诸夷。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向汉武帝刘彻建议恢复秦时设置的郡县，疏通驿道，以利于向南扩展。“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





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汉武帝采纳了司马相如的建议,并派他亲自实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在攀西地区和滇西北靠近金沙江一线,设置越嶲郡。自此,攀西地区就有了准确的史志记载。到了蜀汉时期,诸葛亮五月渡泸平定南中,越嶲郡太守张展“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迤沙拉作为金沙江南岸的古驿站,其地位可想而知。

打开中国历史地图,从四川西南地区到云南西北地区,有一条绵延数千里的自北而南的交通大道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始于成都,经过滇、缅,达于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古路,在成都分为东西两线。东线从宜宾过金沙江,经昭通南下到曲靖,再折向西过昆明、楚雄到南华;西线从雅安到汉源,再到西昌、甸沙关、会理、攀枝花,再经云南永仁、大姚、姚安,在南华与东线会合。



在绵延数千里的西线,有无数的险关危隘,而蜀滇交会处的金沙江拉、鱼二鲊(注:地名。江北鱼鲊,属会理;江南拉鲊,属攀枝花。两鲊隔江相望,故称拉、鱼二鲊),就是众多险关中的闻之失色者。历史上,西线被称为“正道”,司马相如说的“道亦易通”,指的就是西线。由于这条交通要道的军事、政治、商务意义非常重大,直接关系到西南民族地区的安危,因此,自秦汉以来,历代政府都高度重视,沿途设置了无数的驿馆,并由军队直接掌控,以利于政务、军务和商务的畅通,使这条路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道”。历代政府官员,如

果由西蜀赴滇，这几乎是唯一的安全而又便捷的通道。迤沙拉，就是因为这条道路的存在而存在。作为坐落在古道边的驿站，迤沙拉因为为这条道路服务而繁荣。可以说，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有多久，迤沙拉的村史就有多久，可惜它只是无数驿站中的一座，清代以前的史书几乎没有留下它的名字，使今人倍感考证的艰难。但只要我们仔细搜寻，仍然可以通过史料中只言片语的记载，特别是地方史志、民间传说和田野考古获得的资料，勾画出迤沙拉的历史旧貌。关于这一点，后面还将做深入的考证。

另外，“拉𦨭”的“𦨭”字，是一个很冷僻的字，它的意思是“腌鱼”，引申为“腌制”、“咸鱼”等。我非常怀疑“拉𦨭”、“鱼𦨭”两个地名中的“𦨭”字是“箐”字的通假，而“邛箐”指的就是我们攀西地区，因为这一带自古以来有用竹编桥的习俗，故以“箐”为名的地方很多。

除了悠久的历史之外，迤沙拉最使人吃惊的是它的规模。据2002年的统计，迤沙拉村有居民517户，人口2136人，其中彝族人口占96%。这样规模的自然村，在人口稠密的汉族地区可能较多，在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的民族地区当属罕见，而在金沙江上游的大小凉山深处，川滇交界的偏僻峡谷中出现这么大的一座彝族村寨，更属绝无仅有。因此，一位民族学家在考察了迤沙拉后断言：迤沙拉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自然村。

这位民族学家的断言虽然令攀枝花人鼓舞，但断

